

一部《来自星星的你》，风靡了中国,也让主人公都敏俊“都叫兽”成了青年一代心中的“男神”。一部韩剧的风靡华夏，舆论之间，是沸反盈天的，有痛心疾首，呼吁反思咱们的“文化建设”的,也有捶胸顿足，说这么多中国人追捧别人的东西，“有损于民族的文化尊严”的，当然更有国学大家，说他从不看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似乎有了一点酸葡萄的味道。

国人的众声喧哗，正在七嘴八舌的时候，忽然传出了惊人的“喜讯”，原来那都教授，舶来异邦也好，风靡一时也罢，都原来是“咱们的人”！中原那边，有“姓氏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夜宸程，一举考出“都”姓源于东周初年俺们的郑国——郑王室不是有个公子阙吗？字号就叫“子都”，子孙均以“都”为姓，京戏里还有一出《伐子都》呢！而公子阙乃东周王室的一支，姓“姬”，说起来那“都”姓，还是咱周王的后代呢！不管这事儿如何扑朔迷离，“都教授祖籍或在河南新郑”的大标题，已经在网上疯传，“中原某地就有 9470 名都姓人”的“好消息”，也已刊登在不下 10 家中文报纸之上——总之“星星”再亮，也是中华文化的阳光普照，总之“都教授”再风靡再夺目，也是“俺们的后裔”，一场争论，几乎要平息下来，一起风波，几乎要消于无形，于是咱们的国人，又似乎可以不必“反思”，也不必“深悟”，可以稳稳地困觉，美美地做一个“祖先梦”啦！

其实类似的事儿，并不只“星星”一剧。当年奥地利的男乒选手施拉格横扫了咱们的国手，一举捧得了圣·勃莱德杯，我们的人失落之余，不是立马发现了这老外，原来是中国人的“姑爷”吗？所以“足以庆幸”，原来杯子还是在“俺们”手中。美国的科学家，又一次拿了诺贝尔奖，我们的人，虽然“诺贝尔情结”浓烈不散，但不是也迅即发现，这老美，正是中国人的“堂侄”，咱们的“小辈”，他的问鼎，不也是俺们作为“长辈”的荣光吗？至于奥巴马的上台，当然说不上什么干系，但他的兄弟，在肯尼亚的那个“同父异母”，讨了个老婆，不是咱们河南人吗？所以说奥巴马是咱们的“至亲”，一点也不勉强哦，论起辈分来，咱还是他大爷呢！

潘基文上任联合国秘书长，咱们的媒体，就说他的多少代祖宗，其实就在中国泉州的潘山。多少国人，为潘基文的血缘而欣喜，为联合国秘书长终于是“俺们的后人”而欣慰。却不料过了几天，又有中原的另一个市县，出来声称潘基文的祖籍，不是泉州而是他那个地方。于是泉州方面，拿出当年潘基文收到“乡亲”祝贺信后那封“礼貌”的回函，而中原之地，当然不会示弱，钩沉索隐，确凿考据，说非他的“后人”莫属，于是硝烟乍起，又争得十分热闹，当然自有和事老出来打圆场，说自己人争什么呢？反正他是咱的人，那就行了嘛。

当然“咱的人”，还不止今世的潘基文们，便是西人奉为圣明的耶稣，你说是哪里人？有中国的《山海经》权威，早已经过“多年认真研究和考证，一举考出耶稣不但确有其人”，而且也不是什么高鼻子的洋人，恰恰是中国上古“五帝”之一的颡顼！这样一来，当然大大提振了俺们的“民族自豪感”，你看洋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居然也是一个中国人，更何论其他呢——至于前些年流传过的关于中国人是从非洲迁移而来的说法，当然很不利于“民族自尊”，于是就有学者高论、皇皇巨著，宣布咱们的祖先，既非非洲人，也非中国人，而是“外星人”——因为“黄帝就是个外星人”，所以“炎黄子孙”的根，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那是一种何等高贵的血统呵！

还是回到“都教授是个中国人”来——这样的“考证”，如此的“欣喜”，除了使俺们把心放宽，把觉睡稳，把咱们的“国民性”又一次麻醉了沉浸在“精神胜利法”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了秦来来《招聘,1983》一文，想到一句俗语：“吃水不忘掘井人”（沪语）。本人也是通过招聘考试进入广播电台的，不过是在 1982 年，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招聘编辑、记者。当时文汇报连续三天登载广电局这一招聘启事。在录取后的学习班上，当时的招聘办公室负责人徐仲言先生说，当初上海有四千余人写信报名，只发了三百多份报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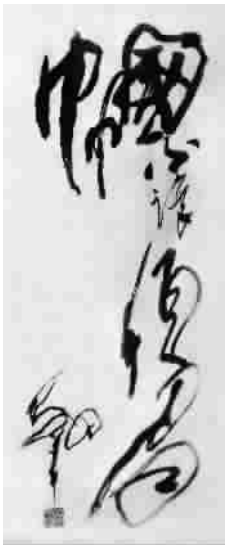
究问篇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公伯缭”，公伯氏，名寮，字子周，鲁国人，曾任季孙氏家臣。古代有学者认为他不是孔门弟子。子服景伯，子服氏，名何，字伯，景是谥号，鲁国大夫。夫子，指季孙。

愬，诉的异体字，进谗言。惑志，朱熹曰“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论语集注》），故《古汉语大词典》释作“疑心”。钱穆先生说是“有感志断”，即受迷惑而是非不明之义。两者意思不尽相同，本文取后者。肆，古时处死刑后陈尸。市朝，泛指集市。道，此处应指正确的治国之道，即尧、舜、禹、文王、周公的治国理念、制度、策略、途径。也与，语气词连用，重点在

家乡地处丘陵,河多,山多。龙山是家乡的一座山，也是城旁众多山中最最高的一座。有道是“无刹不成山”。早先龙山山腰处有座龙王庙，常有人供奉烧香。后不知怎么渐渐了香火，直至破败只留下断垣残壁。倒是庙旁的一处山泉，常年清澈甘洌，泉涌不断。有年大旱，田龟龟裂、山泉枯竭，唯有此处泉潭照常渗出水来，虽说浅了许多，但潭底依然荡漾着一泓碧水。

小时候，去爬龙山。大人们说，爬到山顶可看到海。可去山顶的路，并不容易走。不仅要经过一些坟塋，还要穿过看山人



中幅不让须眉
黄文翔 作

辑、记者工作，应该感谢一位勇于创新、敢于冲破陈规的领导干部，就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前任局长邹凡扬先生。邹凡扬局长身材高大，说话却是轻声细气，一副知识分子气派。他平易近人，吃饭时到食堂排队，我作为一名编辑，也能和局长搭话。由于邹凡扬局长勇于创新、敢于冲破陈规，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请示获得批准后，向社会公开推出招聘启事。

邹凡扬局长“不拘一格求人才”的精神，拓展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这应该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有益尝试。

后者，相当于“呢”，口气婉曲。如命何，能把天命怎么样。

此章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诬告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说：“季孙固然已被公伯寮迷惑而是非不明，可我的力量还能杀掉公伯寮，把他的尸首陈列在街头示众。”

孔子说：“正确的治国之道能实行呢，是天命；正确的治国之道被废弃呢，也是天命。公伯寮他能把天命怎么样？”

古代学者或肯定或怀疑“吾力犹能肆诸市朝”的可能性，而大加分析；亦有人揣测子服景伯是季孙同伙，被派来刺探孔子。其实，对今之一般读者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如何回答子服景伯，以及答语的深刻含义。

孔子高屋建瓴，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尤其是面对不清楚原

以吃，我和小伙伴们上山踏春，边采边摘花瓣吃，伴着花香把山野的气息都嚼进了嘴里。龙山地处会稽山脉，山上多兰花。兰花往往长在背阴的山洼幽谷中，不易发现。我们带着小铲子，拨开一丛丛杂草细细寻找，当一股幽香轻轻飘来，紫色的花瓣出现在面前时，心竟会怦怦跳起来，眼一下睁大了，尤其挖到长有许多花苞的兰花，更会兴奋地大叫。当我把挖来的兰花移植到盆中，放至房间，顿时幽香满屋。秋天，山上的野果多起来了。那时，学校搞创收，组织学生到山上采橡子，说是可以做酒。我们挎着军包，带着干粮一整天地漫山遍野采集，结果，学校的橡子堆成了山。山上还有野柿子，那树上的柿子虽比街上卖的要小，却一个个红透挂满枝，我们爬到树上采摘，常满载而归。

爬龙山

陈德平

要拨开荆棘灌木，踏着山崖碎石往上爬，手上常被划出血来。到了山顶，气喘吁吁，山风呼呼地在耳边吹着，却没看到海的影子，目力所及，城变成了一块块建筑，远处阡陌纵横中镶嵌着一汪亮亮的河泊。山脚下，一条江水款款注入杭州湾，一条铁路蜿蜒伸向远方，这让我涌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龙山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山上遍是茂密的毛竹和青绿的松林。春天，山上杜鹃花盛开，到处是红红的一片，山间云蒸霞蔚，煞是好看。杜鹃花可

倪萍为人处事的认真，我是彻头彻尾地领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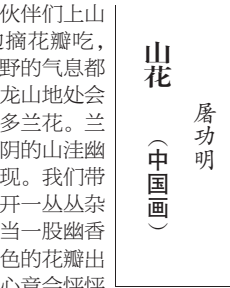
记得那年她情绪最低落时我曾采访她，并写了一篇为她鸣不平的对话录，从此我们就常常电话来往。我们文汇报《笔会》邀请她为文汇报读者主讲《话筒之外的交流》，这是继台湾作家龙应台主讲后的第二次笔会讲座。

吸取上次龙应台讲座场子小人太多的教训，这次我们特别找了能容纳一千五百人的云峰剧场。倪萍一听说场子这么大，马上着急了，来电话说：“讲座的场还是八百人左右为好，场子太大台上下难以交流。”可票已散发出去了，无法更改。

在讲演的前一天半夜，倪萍半夜来电话：“我想了一个弥补的方法，你是否能让剧场准备两个无绳话筒，我开始就跳到台下拿着无绳话筒让观众与我对话，听听他们最想听我说什么？如果我一个人坐在台上讲，这么大场子，这么远的距离交流不起来，你一定要想法子解决无绳话筒，否则会讲砸的！”说真的，对于笔会讲座，倪萍没有任何要求，一切都是免费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解决无绳话筒。可我联系下来剧场没有无绳话筒，我没把结果告诉倪萍，怕认真的她一夜睡不安稳。倪萍唯一的要求不能满足她，我一个晚上难以入眠，只听

委的问题，避免作主观的具体回答。孔子以对鲁国、对天下形势的认识为基础，宏观地阐述了一个根本道理：天下大势由天命而定。最后，才既发问又慨叹地说，公伯寮在天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想见，子服景伯首先会惊讶、茫然，紧接着会思索孔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子服景伯最终会明白，在孔子眼里，公伯寮这类小人的伎俩无碍于大势，由他去吧。

对今之读者而言，此章之重点，是孔子关于命的说法。道之行废，国之兴衰，由天命所决定，也就是由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所决定。这种必然性是古人心中的合理性、合法性，通过圣人来体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篇）。文王、武王、周公灭殷兴周，创立封建制度和礼乐文化，国强而民富，这是禀承天命，因而得到上天的眷顾和表



山花
屠功明
(中国画)

一座山就是一个佛，有着巨大的耐性和宽容。对喜爱爬山的人来说，每次爬山都是一次朝圣，也是一次心灵之旅。记得读高中那会儿，胆也大了，出于锻炼强身，我常天蒙蒙亮就起床，独自一人去爬龙山。一边呼吸着山中特有的清新空气，一边聆听山的寂静。此时，耳畔只有树林的涛声、鸟雀的鸣叫和山涧的泉流，在云雾缭绕中，如临禅

见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第二天冒着大雨去接倪萍，她八点钟和丈夫王文澜在宾馆大厅等着，我们八点半车子一到她就忧心忡忡说：“这么大的雨，会有人来听吗？”

到了剧场，已有不少人等在门口，一到九点，倪萍就在侧幕边催着：“别让人等，开始吧！”剧场里已黑压压一片，来了一千人左右。

倪萍把主持人缩小

周玉明

一身素装的倪萍说话也朴朴素素的，但不幽默与机敏。离开了主持人光圈的倪萍谈吐更自由，更本质也更显得可爱。

场子里的一阵阵掌声盖过了哗哗的雨声，我看见不少人在擦眼泪。这世上，最有分量的情感是真诚，只要真诚，人心是相通的。

最后倪萍跳到了台下，走到观众中间，她说：“大家可以随便问，对我倪萍来说，没有不能问的问题。”刹那间，倪萍的左右两边排起了“长龙”，要求与她对话的有白发的，也有不少学生和业余主持人，还有好八连的战士。

“我生日时，父母送了一本你写的《日子》，”一个女孩奶声奶气地说。“从此，我就把每一天的日子都力求过得有意义。”女孩说着就向倪萍

彰。而春秋诸君你争我夺，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则是对天命的违背，因而受到上天的唾弃和惩罚。一方面承认客观必然性，一方面看到以君主为首的执政者的主观作用，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儒家历史观中值得肯定的部分。

读此章，立即想起“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由曹到宋，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命人砍树，孔子离去，弟子说快点走，孔子说上天给了我符合天道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孔子的镇定，缘于心中强大的使命感和自信力。“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上天赋予孔子传承文化的重任，谁都不能阻拦，桓魋、匡人又算什么？



境。当太阳升起后，眺望广袤大地，心有种要飞驰的感觉。

倏忽间，离开家乡已多年，但那一山的青翠仍在眼前，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是龙山给了我领悟，带给我走向远方的决心和勇气。

鞠了一躬。倪萍马上回了句：“不要这样！”

“你按你的风格走下去，别趴下！”有个年龄稍大的听众大声喊着。

一个中年语文老师指着会场会标说：“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场子里的掌声、笑声阵阵如海潮汹涌。

演讲后倪萍又赶到书店去签名售书《日子》，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拖儿带女，一家老小打着伞在雨中等候倪萍的签名本。我这个记者只好当起了志愿纠察队员，指挥着热情的读者一个个进场，大家是那么耐心，似乎多排点时间就可以多和心目中喜爱的倪萍多呆一会。倪萍不时担心地望着长长的队伍，不安地说，“我尽量快点签，你们赶快让外面淋雨的人进来！”

主持人和影视明星在大众眼里的知名和受欢迎程度大抵相似，但我认为主持人比明星往住更要具备一种特殊的气质魅力和更高的文化素养才能征服大众。

我认为成功的主持人必须“把人放大，把主持人缩小”。倪萍正具备了出色主持人的天然气质，洋溢着个性的魅力，她的亲和力出于她质朴的土壤气息和发自内心的柔情，更在于她一直保持时时流露的激情和最大程度的真诚。

明日介绍歌星黄龄。女性风采

十日谈

